

安通庫恩斯特 視藝術為他的工具

文／Maria Vogel，Art of Choice，2018年11月6日

安通庫恩斯特的抽象肖像畫創造了神話與古代意象當代變化。他透過象徵性的姿勢探討深藏在文化中的意義與有效性。庫恩斯特的作品在趣味、構圖的基礎上都達到了極佳的平衡。他目前生活在紐約布魯克林。

你的作品涉及許多不同媒材和材料，你最初進入藝術領域時是如何發展這些多元的技術？

我認為藝術是一種工具，就像現實的校準器和中介的器材。在我小時候，曾經有一段時間聽力不佳，我覺得我正在失去對現實的掌控，因為我沒辦法完整的去感知。我學會將藝術當作一種解碼器然後建造我自己的現實；當這樣的工具可以做的越多時，我也能做得更多。

無論活著或是已經過世的藝術家，誰啟發了你的創作？

妮可艾森曼對我有極大的影響力。她總是在嘗試新的東西與挑戰風險，她感覺無懼，但她不會犧牲深度與目的。她是最善解人意也最有才華的思想家之一，但她也不回避那些強勁的愚蠢幽默，她將聰明的批判轉化成有價值的表現。她也創作看起來非常有趣的畫面。她絕對有那種魔力。但我還有其他的，奧杜、邦馬蒂、斯克里斯奧菲、利胡瑪巴巴和薩迪本寧是我喜歡的藝術家。

在你的作品中，哪些地方能看出家？

我使用的大多數圖像都像河床中的沉積物，它們已經漂浮了很長一段時間。但在某個時候，他們才安頓下來。一旦安定下來，有些似乎仍然會躁動不安，因為它們感到真實，但是卻無法衡量。或者說，接近了它們可以感知的意義，但幾乎沒有。這些通常會出現在我的作品中，然後我會寫些關於它們的小詩、翻閱紐約市立圖書館的在線檔案、找到相似的圖片、或者出去看看東西。在過去的幾年中，我通常會多次使用一樣的圖像-就像我在談論材料時一樣，我認為接近事物的方式越多，它就越真實。

創作新作品的開始對你來說是什麼樣的狀態？

我通常只是不顧一切地開始。這給我帶來了很多困難，但我很喜歡。馬克思主義藝術家威廉·莫里斯（William Morris）說：「藝術是他們在勞動中的快樂的體現」，我同意。

自然似乎在你的作品中起著重要作用，你能談談嗎？

我對那種形像不充分的東西很感興趣，尤其在動物、植物和人身上發現很多這樣的形象。大自然和愛對我而言確實是聯繫在一起的-當愛一個人足夠長的時間時，他們開始放鬆自己的戒備，幾乎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消失殆盡，然後意識到他們其實已經超出了他們的形象。他們變得像大自然一樣，像鮮花或風-無邊無際。愛是擁抱自然與藝術的無邊無際崇高行為，而藝術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它。

你的作品的很有趣，你認為在創作中保留一些基本幽默很重要嗎？

是!我認為遊戲創造了一種邏輯，而非主導邏輯，在藝術中和生活中一樣重要。雖然我認為幽默與嬉戲並不一定是相互聯繫的，但幽默卻會由於遊戲而干擾我本有的嚴肅性。我的第一步是始終在過度思考之前嘗試一下，而對於我來說這可能太有趣了並且令人驚訝，我不得不保留它。

你曾經從一位藝術家那得到的最好建議是什麼？

我在思考趣味時，我想到理查德·塔特爾（Richard Tuttle）說過：「如果您認為藝術是遊戲，那麼你將不會得到任何一種，但如果你認為遊戲是藝術，那麼你就有可能同時擁有兩者。」

接下來你要做什麼？你現在對什麼感到興奮？

我將在11月下旬在倫敦的比爾斯畫廊首次展示繪畫。

另外，在蘇格拉底雕塑公園（Socrates Sculpture Park）看到人們是如何與我最新的雕塑《自由小販》（Free Peddler）互動實在是令人興奮。這是小販的互動紀念碑，小販的背包可以自由兌換，所以有趣的是人們可以穿上或脫下衣服-一個孩子將襪子從腳上拿下來送給別人，然後換來一包拉麵換！

在每次採訪結束時，我們都想請藝術家推薦一位朋友採訪。你會推薦誰？

現在居住在紐約的烏干達雕塑家雷拉巴比莉（Leilah Babirye）。我們在格拉底雕塑公園認識的，她是一個很厲害的藝術家和酷兒活動家，她確實很有啟發性，可以和她聊聊。